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
第十五回 敬子齋片言解訟 侯老兒決意罷婚

話說毓五把毓四屍首背進屋裡，放在炕上，跺足道：「安子下此毒手害了我們四爺，我這碗安家的飯，大約也吃不牢了。我雖革除宗檔，我的本家還多著呢，明日找他們到宗人府告狀去。」毓四的女人是早死了。毓五的女人向來與毓四不甚說得來，見他死了，不大理會，只對他丈夫說道：「告狀不告狀，不吃緊；只四爺留下來的錢，您倒得弄清楚。」毓五道：「我知道。」這時，郝老婆子知道這個消息，從廂房裡跑過來，倒哭了幾聲「我兒」，又夾七夾八的念了一陣阿彌陀佛，又對毓五道：「你哥哥死了，從今以後，就靠著你養活我了。要不然，我只得跟你哥哥一塊兒死。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叨嘮了大半天。毓五把他無可如何，還是毓五的女人好言安慰他，才回房去了。

毓五胡亂過了一夜，次日起身出門，找著本支幾個宗室，說明此事，求他們告狀。那些人聽說跟安子打官司，嘴裡雖不含糊，心裡卻實在害怕。議了半天，毫無頭緒。毓五知道沒用，退出來吃了點東西，便到戲館裡見著沈小慶，爬下磕頭。小慶問是何故，毓五道：「我哥哥叫安子治死了，我要告狀，非找敬信不可。您給敬爺多年相好，求您幫個忙。」小慶道：「你哥哥雖說不是個東西，卻也不犯死罪。這件事我替你辦。」毓五又磕了個頭。小慶戲完，同了毓五到敬家來。

敬子齋正在會客。那位客聽說又有拜訪的，忙告辭而去。小慶、毓五站在門首，同那客撞個對面，認得是內府司官，叫做崇禮，都過來請安。崇司官略為周旋，上車去了。

子齋把他兩個讓進客廳，小慶舉目一看，只見房屋不甚軒敞，擺設頗為講究，中間炕上擺著一張小桌，桌上擺著兩盆漢玉，靠窗戶旁邊有一張大八仙桌，還有幾把椅子，炕椅的鋪墊全是平金繡花寶藍緞子。牆上掛了些字畫。地上兩邊都擺著大玻璃鏡。花磁盆裡的梅花足有三尺多高。毓五跪下就磕了一個頭。子齋道：「不是大年初一，不是節，不是生日，然而何必行這個禮？」毓五道：「爺還不知呢，我哥哥死了。」子齋道：「他死了嗎？然而這孩子早就該死。」毓五道：「不是好死的。」子齋道：「好死不好死，死總不過一回，然而不算什麼要緊。」小慶聽子齋說話風涼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子齋別混他，他有天大的冤屈，要求你報仇呢！」子齋道：「報仇是該的，然而不知仇人是誰？」毓五道：「是安德海。」子齋吃了一驚道：「你不要命了吧？然而怎到太歲頭上動起土來？然而到底是怎樣結的仇？」毓五便把安德海灌死毓四，自己求本支宗室告狀大家不管，要求爺台幫忙的話說了。子齋怒道：「安子太沒王法！擅敢用燒黃二酒灌死活人，真正該殺！然而鹵莽不得，還要大費商量。沈老闆，咱們坐下，慢慢的細談。」就在椅上坐了。小慶道：「毓老五還跪著呢！」子齋道：「免了長跪，然而坐著講話。」毓五站起，在旁邊坐定。子齋道：「你要打官司是該的，然而我問你，你哥哥是刀砍死的？」毓五道：「不是。」子齋道：「脖子上有腦袋？」毓五道：「有。」子齋道：「是斧剁死的？」毓五道：「不是。」子齋道：「缺一隻胳膊，短一條腿？」毓五道：「不缺不短。」子齋道：「卻又來！你哥哥既不是刀砍的，又有腦袋；又不是斧剁的，又不缺胳膊短腿。你方才說他怎麼死的？」毓五道：「爺真忘的快，他是灌死的。」子齋道：「我知道是灌死的。這先莫說是告小安子，你就去告個平民，只怕也不會佔上風的。然而先莫說現在的這些官兒，就是遇見大宋朝日斷陽、夜斷陰、清如水、明如鏡那位包文正包老爺，怕他也審不清的。然而莫怪你本支的那一群灰孫子不肯出頭，依我看，你這報仇的話聽了吧！」毓五道：「牛吃房上青，風刮千斤石；狀紙入公門，無賴不成詞。只一口咬住我們四爺是小安子毒死的，難道他就白毒死人嗎？」子齋道：「你這話，不但放狗屁，簡直放屁狗！有你一告，然而有他一訴。座兒上的不能專憑一面之詞，要是審出你哥哥是好酒灌死的，不是毒死的，你這借屍訛詐的罪名背得起嗎？莫說是好酒灌死的，然而就是毒死，那安子是個什麼樣兒的勢力，也不難托刑部照應，他一照應，自然硬打作是酒醉死的。話又說回來，你哥哥就是沒腦袋，缺胳膊，短腿，只怕安子也決打不到償命的田地。依我的主意，然而你還是不惹他為是。」小慶道：「這實在是好話。毓老五，你就自己拿主意去吧！」毓五歎口氣道：「爺台說的向著我的話，我還有什麼說的！」子齋道：「然而我實在是替你打算，並不是向著安子。你不用忙，安子的好運決沒有十年，早晚把腦殼弄沒了算數。我料的一定不差。然而你莫把我當作俗等之輩。我也是個書家。我們老太爺，大約是庚子的進士，一肚子文章呢！我小時節，也念過幾年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，那些大才子書《三國》、《列國》，也都吃得透。前頭金聖歎的批語，叫我圈，我也不過圈錯一兩句。就連新翰林昆小峰都佩服我。我張嘴兒就說『然而』兩個字，要不是念過幾年孔聖人的八股決不行的。小峰向來見了我，總要稱我一聲然而先生，就可知我的學問了。若不是這兩個字用的恰當，人家怎能這樣恭維，竟不叫子翁，反把這然而兩個字替了我的大號呢！」小慶道：「究竟唸書人透亮的多。」毓五道：「既不打官司，我可要回去，給四爺買裝裹去咧！」子齋道：「然而別忙。你既找了我一回，我一點主意沒替你拿，白讓你跑一次，然而叫街面上的老爺們知道，我就不夠朋友咧。然而我給你五兩銀子，拿回去好好的把你哥哥的狗骨頭，拿去喂螞蟻。你哥哥作了回子你們家的兒子，然而你可別叫他白托生。你可是買副棺材，哪怕木料乏，可得厚點，然而不許用狗碰頭。不拘怎麼樣，得找找槓房。不許用五虎棍，然而錢不夠了找我，我決虧負不了你！」毓五接銀，叩謝而去。

小慶道：「子齋輕財仗義，真正是個英雄。」子齋道：「然而英雄出自綠林。沈老闆，然而你這話捧我，捧的不很像。」小慶道：「聖賢爺人還稱他是英雄呢，何言綠林二字！」子齋道：「聖賢爺也是闖江湖的出身，到底不是發過科甲的。然而沒孔聖人高貴，到今日誰能出的了他的圈兒！然而你瞧，人家留的八股試帖，真正是日精月華。」談了一會兒，小慶告辭回家。毓五卻又來了。

子齋道：「你又來做什麼？」毓五道：「棺材鋪訛人訛的厲害，還求爺台給想法子。」子齋道：「救人救徹，殺人見血。然而這不是什麼難事，那惠豐堂隔壁兒的那家棺材鋪是我的買賣，我拿張名片，你到櫃上抬一口，算我給你的，一個錢不要你的。然而就把你哥哥裝咧！」毓五道：「還求爺台在名片上寫幾個字兒，免得櫃上麻煩。」子齋道：「然而世界上最麻煩的，就是寫字。我懶得寫，派一個當差的領你去吧！」毓五道：「爺台天恩，我變驢變馬也報不過來。」子齋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！我是個頂天立地大丈夫，要與皇家作棟樑，豈肯打這幾個錢的算盤！那馬老二拿我的錢，辦外國買賣，發了多大的財！我一聲都不問。你說你要變驢變馬，然而馬二這小子又該變什麼東西？」便叫當差的取了名片，領著毓五去了。

街坊鄰舍曉得此事，便十分誇獎道：「這敬子齋肚子雖然欠通，卻是個好人，比那中過狀元的豆腐皮，還許強一點。將來必有收緣的日子。」子齋聽了也甚得意，只這「不通」二字，他卻不肯認賬。

過了兩天，毓五的帖子來了。子齋另封了一封銀子作奠敬，派人給毓五送去。

這人去後，管門的拿進一封信來。子齋拆開一看，乃是崇禮約他在慶和園看戲。子齋道：「綬之約我，是不能不去的。」遂換了衣服，出城往大柵欄而來。

這日，慶和園是春台的轉兒。綬之請的客是內務府人員居多，文索、立四，並王小玉從前談過的那個王二老爺都在其內。王二老爺略坐一坐，辭了主人，往廣德樓看三慶班的戲去了。

綬之道：「各有所好。這個人是長庚癮，比什麼都深。其實這班裡餘三勝、胡喜祿，全聽的過。今日還有出《連環套》，是沈小慶新排的。他卻不願聽，又去趕長庚的《換子》。」文索笑道：「我聽延樹楠延四爺說，長庚這出《換子》不見甚好，還有跑板的地方呢！」

當日散了戲，綬之把眾人讓至飯莊。只見那裡十分熱鬧，上首三間屋子，黑壓壓的擠滿了梨園中的人，卻全是老生行。這裡少不得向伙計打聽，才知是程長庚收一個新下海的徒弟。文索道：「這事早聽王絢雲說過，只不曉得他的准日子。大約絢雲還幫他幾個錢。絢雲自己因是個旦，所以今天不來。彷彿這下海的人還是個軍官，跟著曾、李諸帥打過安慶的。」立四道：「當日破安慶，

奏報的是曾國荃，怎麼又有人說不是曾九帥，反說是李續宜呢？」文索道：「這有原故。只因李軍辦理安徽軍務頗有頭緒，忽奉聖旨，把他調往湖北，那裡換了曾九。曾九恐怕自己辦不了，便和李續宜私定計策，叫他留在安徽，自己卻到湖北，彼此換著。帶了幾個心腹幕賓，凡有奏報，你寫我的官銜，我寫你的官銜。朝裡自然有人替他們遮掩。所以這安慶一功，竟把主將姓名都弄混了。」子齋插嘴道：「然而雖是這樣說，然而這話也不一定真實。」文索道：「管它真不真，留個話把，叫說書唱戲的多番唇舌，未為不可。即如今日看的《連環套》，內中那個梁九公，何等威勢！咱們久住內府，何曾見過這麼大的老公？難道一樣大清兩樣制度不成！」子齋道：「我聽老輩說，然而梁九公實在是有的。」文索道：「這些故事再瞞不過延樹楠。據他說有部小書兒，叫什麼階外史，裡面有這梁九公的事。他專會做蠅蠅葫蘆，綽號就叫做梁葫蘆。人是有的，只像戲上唱的怕是不真。」綬之道：「我聽說梁家園就是他的花園子。」文索道：「不，我也聽延四爺講過，這梁家園，是位中堂叫梁什麼標，他的別業，與梁九公不相干。我家從前有位書啟先生姓倪，是廣西人，也好談這些古蹟兒。可惜我記不清了。」立四道：「我聽說這回打安慶，還有梨園朋友呢！」文索道：「不錯，就是常到我家的那個王小玉。這人已經死去成神了。那曾、李換官銜，李軍破安慶的話，我也是聽安徽來的唱戲的說的。」立四道：「梨園中人說這些事，都有點不靠實。那沈小慶總說陳官俊陳中堂是咸豐五年死的，上月我買了經板庫陳文愷公故宅，同他家中人一談，才知老中堂道光時就不在了。又如國服滿了一百天，只要未曾開戲，他們戲班並票友中人的口頭語，便仍叫作百日期內，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！」文索道：「那也分人分事，不得一樣。」

說話間酒席擺齊，眾人都是喜歡哄的，便叫了幾個象姑，猜拳行令，吃至夜半方散。

這幾位住在城內的，趕城而入。子齋到家，知那差人早歸，銀子是毓五收了。次日，子齋又親到毓家看了一眼。

毓四生時，很能應酬。恨他的固然有人，同他好的卻也不少。又加毓五到處低頭服小，也還有些人緣，所以甲客倒是日日有的。那些戲班朋友，也少不得去磕頭送禮。沈小慶對斌武行道：「毓四雖和我們鬧過岔兒，卻是為旁人的事。從古來沒個人死記仇的，我們也得給他個情兒。」眾人應了，便都給毓家出了份子。洗心齋的票友聽知毓四死了，都來弔祭。這次喪事，倒比郝家體面的多。毓四出殯之日，眾票友夾在裡頭，送了一程。那個好喝酒的道：「我剛才只吃了一碗起身面，沒有喝酒，嗓子裡怪癢癢的。我得趕緊過癮去。」旁邊有個愛說笑話的說道：「你知道毓四是什麼死的？你得小心。」那好喝酒的道：「我不怕。最好你灌我一灌。」愛說笑的道：「我可不造這個孽。」說著，隨著大家送殯去了。

那人一口氣趕到侯家酒鋪，喝起酒來。侯老兒過來同他周旋。他一眼看見侯老的女兒，便指著說道：「老掌櫃，我從前見你的姑娘，她才八九歲，如今隔不多幾年，她出落得象美人兒似的了。長的真快。」侯老兒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老掌櫃，你們沒過門的新女婿譚金福，小名兒是叫望重兒不是？」那侯家的女兒，聽說此話，便低著頭進去了。侯老兒道：「不錯，是叫這個小名兒。他五行缺金，所以叫作金福，號鑫培。」那人道：「他父親真夠個角兒，人都喚他作叫天，令婿也被人喚作小叫天。真是父一輩，子一輩；不過究竟是個戲子！老掌櫃是清白人家，不該和他作親。」侯老兒滿面通紅，一聲不響。那人又喝了幾壺，一溜歪斜的走了。

他說的無心，侯老兒卻聽的有意。夜間回到房內，向他老婆歎口氣道：「事不三思，終須後悔。咱們兩人一不留神，做錯了一件大事。」他老婆道：「你做錯了什麼大事？」侯老兒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咱家近年雖沒有出過什麼公伯王侯，老底子可是不錯。咱懷寧的本家還不少呢！考秀才的也有，作知縣的也有。上年修族譜，還來考查過我生了兒子沒有。我說沒有，只把女孩兒的生年月日給他寫了去了。將來女兒配了丈夫，咱家族譜也得寫的。我可不十分懂這些，但是，我聽見唸書的和我講過。我仔細一想，咱家到底是清白人家，不該把女兒許給唱戲的，將來族譜上寫這一筆是受不了的。」他老婆道：「各門各事，誰也管不了誰。什麼族譜，什麼秀才，全是廢話！只要女兒嫁的主兒好，有飯吃，就算得了。」侯老兒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你我又沒有兒子，將來養老送終，未必不靠著女兒。」他老婆道：「莫說這樣的話！我今年不過三十多歲，作你的填房，已經養過女兒。俗語說得好，先花後果，未必不養兒子。如今好幾年不養，也許是衝著太歲咧！等到三月裡，我還想到東嶽廟子孫娘娘跟前丟去拴娃娃呢！」

侯老兒道：「有子無子，那是命中注定的。我的意思也不單為譚家是戲子，只怕他家窮，養不活我們，你若果真養了兒子，豈不叫他們更得添累！」他老婆道：「我聽說唱戲的發財，你怎麼怕他窮？」侯老兒道：「唱戲的也不得一錢，發財的真髮財，挨餓的也真挨餓。那譚老旦本沒什麼家當，所仗就是他這兒子嗓子好，能替他幫忙。我因看見譚老旦時常的帶著他兒子到那些闊家去，什麼王爺大人，都叫他在一塊兒坐著，叫譚叫天拉胡琴，叫他兒子唱。聽的高興，大堆的給錢。這才信了姚老四的話，把女兒給他。如今聽說他啞了嗓子，不但這宗外財掙不著，連戲班都不要了。他家又不存財，過的很苦。將來女兒怎樣過日子！所以才和你商量，莫若同他家來個煤黑子撒帖子，你看怎樣？」

說到此處，似乎聽見他女兒有歎息的聲音，連叫幾聲「姑娘」，卻又寂然，毫無聲息。他老婆便不理會，說道：「既然他不能掙錢了，你快去找姚四想主意。」侯老兒道：「姚四難說話，我還是一直找譚老旦妥當。」他老婆道：「他是原媒，如何甩得開他。女兒不是他的，他能怎樣？」侯老兒道：「好在他兩家住在一處。我明天就去見機而行。反正我的女兒不給窮光蛋就是了。」

夫妻商議已定。次日，侯老兒果然帶來了乾造庚帖，來找譚叫天，要與他退親。